

创客(Maker)

——出于兴趣与爱好,努力把各种创意转变为现实的人

MAKER

几年前,中国人张浩把英文单词“Maker”翻译为中文“创客”。他没有想到,几年后这个词会出现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。

3月5日后,“创客”这个词火了,有关创客的新闻扑面而来,人们在查阅这些消息后恍然大悟——其实创客这个群体一直存在,只是之前极少被关注,以往这群人常常被冠以诸如“民间发明家”、“科技爱好者”之类不显眼的称号。

往浪漫上说,他们像阿基米德一样试图找到撬动地球的棍棒。今天,这个时代把撬棒交到了他们的手里:一个足以激发人们的想象力的开放环境,一个将地理障碍完全打破的交流方式,重新被提及的工匠精神,包括天使投资、众筹、民间借贷、政府扶持之类的资金筹集方式,甚至是可以让想法具象化的3D打印技术。

这根撬棒被捡起来,于是,创客站起来了。

实习生 孙倩雯
现代快报记者
那多 王颖菲 贾磊



创客们的工作就是改变时代,改变人的生活

最纯粹的创客 梦想做出自己的“哆啦A梦”

说起创客,不得不提张浩。1987年出生的他,今年不过28岁,却早已成为创客圈里有口皆碑的人物。作为国内最早一批接触和传播创客文化的人,张浩第一个将“Maker”翻译成“创客”,此后,无论风吹雨打,他始终坚守着自己最初的梦想。

大学时,张浩的专业是电子工程,平日里,他就爱捣鼓些小物件。随着知识的增加和经验的积累,张浩玩出了门道,有了不少拿得出手的作品。到了大三,他着手研究机器人。碰到合适的机会,张浩便会带着自己的成果参加比赛,获得过不少荣誉。毕业后,他去了刚刚创立的果壳网,依旧做着自己喜欢的事。

一次偶然的的机会,张浩在北京结识了创客圈的“教父”米奇·奥特曼(Mitch Altman)。他对创客的概念有了认识,也因此知道了欧洲的几个创客活动,“欧洲黑客大会四年举办一次,2007年时,第一次提出Hacker space movement,也就是‘创客空间’的概念。”张浩表示,Hacker(黑客)和Maker(创客)本质上是同一类人,“Hacker的主要活动是写软件。现在,他们开始制造硬件来满足自己的愿望,从而变成了Maker。”除了张浩,国内还分散着很多和他一样的Maker,他们时常在网上进行交流。2011年,大家提出为Maker起个中文名。在讨论中,张浩提议将其翻译成“创客”,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同。

很多创客都知道,张浩有个梦



以创造为己任的创客们迎来了可以大胆拥抱的春天 本版均为CFP供图

想,就是做出一个像哆啦A梦一样的机器人。对张浩来说,这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,但他会一直前行。张浩说,是哆啦A梦勾起了他对机器人的热爱。他说,现在的机器人基本只装了一个程序,只能执行单个任务,要想做出万能的“哆啦A梦”,可能需要上万个程序。

张浩说,创客的追求是自由地探索世界,暂不会考虑盈利问题。然而,现实是不得不面对的,资金的短缺给张浩的逐梦之旅设下了障碍。2012年底,因为工作原因,张浩去了深圳,很快,他就被这个南部城市的良好环境所吸引。没多久,张浩和一位搭档成立了蓝胖子机器人公司,也因此多了一重身份——创业者。

对于时下的“创客热”,张浩显得十分理性。“童年时,我们对周围事物充满好奇,富有创造力,愿意将自己的想法付诸行动。可是长大后,这些宝贵的东西却慢慢地消失。现在大家关注创客,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唤起创造的本能。”

从创客到创业 兴趣中往往蕴含商机

2008年,一个消息触动了“技术控”陈晓强的神经。“为了得到一双适合自己的鞋,很多运动员特意跑到美国、日本等国家定制。”陈晓强说,定制一双鞋的成本极高,最少也得几万块。那个时候,他就萌生出“量脚制鞋”的想法。

“人的两只脚不是完全对称的,形状、大小都会有部分差异。”因为从事医疗器械开发多年,陈晓强对此了解颇深,他介绍,大多数人正常

步行时鞋子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磨损,工业化生产出来的鞋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,“有的人足弓高,有的人是平足,穿上不合脚的鞋会给骨骼带来危害,我自己也因为买鞋的问题苦恼过。”

怎样才能做出一双合脚的鞋呢?在陈晓强看来,脚部的数据是关键。经过仔细考虑,2012年,他和团队成员开始着手研究3D制鞋技术,“我们想研发出这样一套设备,只需把脚放在扫描仪上,得出的平面图像便会由设备自动合成为3D模型,之后将详细的数据发给鞋厂,由此实现工业化的‘私人定制’。”

去年11月,这个想法变成了现实,陈晓强的第一家3D打印鞋体验馆在新街口开业,“定制一双鞋的费用降低到几百块,普通人也可以轻松拥有高度适配的鞋。”

然而,创客们的想法远不止于此,陈晓强团队的总顾问许超逸告诉现代快报记者,成果发布后,他们仍在不断优化,“当时的设备是1.0版本,因为是单机版本,3D扫描、数据合成基本操作必须由专业人士完成,不便于推广。三个月之后,我们研发出2.0版本。”许超逸介绍,升级版的设备不仅体积更小、精度更高、成本更低,因为改进为互联网化控制结构,任何人经过简单培训后都能轻松操作,并且很快就会推出一体机无人值守式的自助服务。“为了给用户带去便利,今年年底,我们还会推出一项服务,用户届时只需用手机拍下几张不同角度的脚部照片,上传到网站上,系统就可以自动识别双脚的轮廓,创建相应模型。”

虽然技术已经基本成熟,但许超逸也承认,目前,他们能做的只是提供一双合脚舒服的鞋子,“要想选所有人的需要,只有第一名和第二名,这是太残酷了。”陈晓州说,这是他切身体会——几年前,“神行太保”刚刚上线时,同一行业的竞争者并不多,不过,由于投入问题,一些竞争对手推出了类似功能的APP,抢占了一部分市场,这让陈晓州一阵心凉,“我的心愿不是做急功近利的互联网产品,而是打造出色的平台,来吸引足够的受众。”

陈晓州是苏州人,40多岁的他,在北京一家公司担任行业分析师。他每天在国内奔波,一半半的时间都在飞机上,他说话语速很快,性情却十分温和,“其实商业的本质都是一样的,巨额的投资只是浮云,人是最重要的。”“我大学毕业时,做了6年记者,后来去美国读MBA时,第一次接触到互联网,当时是20世纪末。”陈晓州说,当时的硅谷恰如当今的中国,人们崇尚创新,也崇拜狼性,一家家出色的公司出现,又死去,只有佼佼者 and 幸运儿活了下来。

“当时,有位前辈跟我说,10年后,中国也是一样。”陈晓州说,这个预言实现了,2010年开

始,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席卷全国,天使投资人、APP和一夜暴富的故事成了最励志的养分,几乎全国的人都在创业。陈晓州也动了心思。

“有一次,我回到苏州的时候,跟一帮朋友聚会,一番头脑风暴之后,想出了神行太保。”陈晓州说,团队就是在那个时候成立的,大家都是朋友,也都是准成功人士,于是就凑了100万,用于招收技术人员,开发APP。

如今,神行太保在业内已经小有名气,陈晓州和团队成员也遇到了风投公司,“我可没打算接受风投。”陈晓州哈哈大笑,“我真的是想做产品,而不是打算玩一些买进卖出的金融游戏。”团队的核心成员也支持他的想法,“我们一开始投资的100万,现在才花了1/5。”陈晓州说,“我们不急着扩张,我们的打算是在建立稳定的用户群,同时磨练我们的队伍。”

尽管是一个靠着APP创业的创业者,陈晓州的思路却恰好与创客的想法不谋而合,“纯手工打造的网络产品。”说起这段话时,陈晓州一本正经,严肃得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古代的手艺人。

广义上的“创客” 紧贴互联网,也紧随梦想

从传统意义上来说,陈晓州(化名)甚至不能算一个创客。传统意义上的创客依托于互联网,植根于制造业,“靠大脑和双手创造财富”。而陈晓州的战场,就是移动互联网。

“点这里可以联系最近的快递小哥,一键直拨,这里可以查找快速的进度。”陈晓州指着手机上的一个APP软件“神行太保”说。这是陈晓州团队开发出的第一款APP。当今智能手机几乎占据了个人的多数时间,APP市场,也就成了创业者眼中的富矿。乍一眼看去,这个市场跟创客的理念并不一致,这里更残酷,更像一片丛林。“做APP,不怕你没创意,也不怕你抄

袭,甚至不怕你没钱,在某一个行业里,同质化的产品一抓一大把,但最终能成功的,只有第一名和第二名,这是太残酷了。”陈晓州说,这是他切身体会——几年前,“神行太保”刚刚上线时,同一行业的竞争者并不多,不过,由于投入问题,一些竞争对手推出了类似功能的APP,抢占了一部分市场,这让陈晓州一阵心凉,“我的心愿不是做急功近利的互联网产品,而是打造出色的平台,来吸引足够的受众。”

陈晓州是苏州人,40多岁的他,在北京一家公司担任行业分析师。他每天在国内奔波,一半半的时间都在飞机上,他说话语速很快,性情却十分温和,“其实商业的本质都是一样的,巨额的投资只是浮云,人是最重要的。”“我大学毕业时,做了6年记者,后来去美国读MBA时,第一次接触到互联网,当时是20世纪末。”陈晓州说,当时的硅谷恰如当今的中国,人们崇尚创新,也崇拜狼性,一家家出色的公司出现,又死去,只有佼佼者和幸运儿活了下来。

“当时,有位前辈跟我说,10年后,中国也是一样。”陈晓州说,这个预言实现了,2010年开

始,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席卷全国,天使投资人、APP和一夜暴富的故事成了最励志的养分,几乎全国的人都在创业。陈晓州也动了心思。

“有一次,我回到苏州的时候,跟一帮朋友聚会,一番头脑风暴之后,想出了神行太保。”陈晓州说,团队就是在那个时候成立的,大家都是朋友,也都是准成功人士,于是就凑了100万,用于招收技术人员,开发APP。

如今,神行太保在业内已经小有名气,陈晓州和团队成员也遇到了风投公司,“我可没打算接受风投。”陈晓州哈哈大笑,“我真的是想做产品,而不是打算玩一些买进卖出的金融游戏。”团队的核心成员也支持他的想法,“我们一开始投资的100万,现在才花了1/5。”陈晓州说,“我们不急着扩张,我们的打算是在建立稳定的用户群,同时磨练我们的队伍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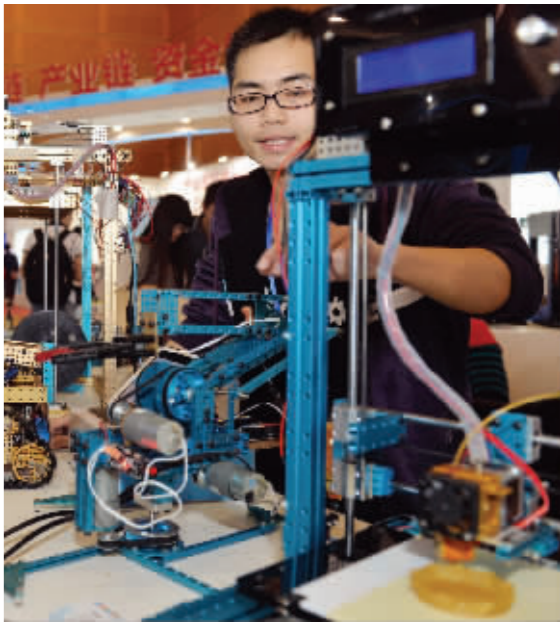
新工业革命 创客从何而来?

2012年底,中信出版社出版了克里斯·安德森的新书《创客:新工业革命》,他预测了一场名为“创客运动”的新浪潮:“在这个定制制造,‘自己动手’设计产品、创新的年代,数以百万计发明家和爱好者的集体潜力即将喷薄而出,全球制造业将由此而掀开新的一页。”在安德森看来,随着数字设计与快速成型技术赋予每个人发明的能力,“创客”一代将引领新时代的制造业。

克里斯·安德森担任过《经济学家》记者,他曾深入位于中国珠三角附近的制造企业,也曾经深入探访马云的成功。最终,他找到了早期的“中国创客”,一群使用开源设计和3D打印技术,将制造业搬上自家桌面的“发明家”。

给了安德森灵感的,是中国最早的创客。当时,他们面目模糊,如果要给他们画像的话,可以贴上这样的标签——理想主义的理工科毕业生,在网络时代坚守的手工业者、发明家……这也形成了最狭义的创客概念。

“他们兼具对科学创新的兴趣,出色的动手能力,持久的理想,耐受挫折的粗大神经,他们也渴望成功,但对于成功的定义并非只是金钱,他们看起来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,倒想效仿古代以身体铸剑的工匠,他们的偶像是乔布斯……”有人这样给创客画像。



每一个创客都是一个创造者

黄金时代来了,创客火了

当安德森预测创客引领时代的时候,中国创客张浩正在为了自己已做一台“哆啦A梦”的梦想而奋斗。2011年,一群“Maker”的聚会中,他提议把这个英文单词翻译成“创客”。实际上,在圈子里,他被称为最纯粹的创客——直到总理发布政府工作报告,提到创客这个词,他依然不无遗憾地认为,总理可能扩大了创客的含义,把创客与创业和创新等概念整合在了一起。

“狭义上的创客只为了兴趣在做东西,不考虑短期盈利,除非遇到生存问题。”不过,这个执拗的人很快就释然了,“但这并非是一件坏事,毕竟目前来说,公众对于创客的关注是件好事。”这样的转折十分好理解,创客在被曝光前,有着自己的理想与困难,在被曝光后,他们显然能够获得更多的帮助。

实际上,从创客一词发明开始,到现在,对于中国的创客来说,困难一直都存在。第一份痛感来自于身边的环境。中国从来都不缺少有才华的工匠,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往往不高——一个热爱“发明”的农民,获得的通常是诸如“不务正业”的嘲笑,而不是赞许与鼓励。不同于当今的创客,早期的发明家们缺乏理论基础,在新世纪之前,极少有科技爱好者能够接触到专业的期刊,也听不懂高深的理论。而后来成为创客的人们,当时大都正在国外,

连线也更容易筹集了。近两年天使投资火热,被称为“钱多速来,见者有份”。清华大学研究中心发布报告称,去年全年发生76起天使投资案例,总额超5.26亿美元,同比增长达161.4%。而“众筹”的出现,也让梦想的实现变得简单。

在3月5日,“创客”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后,另一个障碍也渐渐被抚平了,政府看到并肯定了创客的努力,政策层面的倾斜正在走来。

全民创造,“创客”引领中国创新发展

3月5日之后,“创客”在中国被赋予了更广义的含义。原本的创客是创客,创业者也是创客,在互联网行业做出创新的人也是创客,以一己之力使得传统文化复兴的人也是创客,提出“创造一个让人时时感到方便的政府”的李克强总理,也被媒体称之为创客。一个全民创新的年代正在走来。

幸运的是,这一次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面,有圈里人说,全球支持创客文化的国家只有美国和中国。几年间,中国已经形成以北京、上海、深圳为三大中心的创客生态圈,各种创客组织蓬勃兴起。3月5日之后,人们发现,创客之所以被关注,除了本身体现出的价值之外,有更多东西,值得其他行业学习。就像全国政协委员左群说的,创客有望给中国创新带来三种东西:潜力无穷的产品、致力创新的精神、开放共享的态度。

创造的力量,已经被有心人看在眼里。最近有一篇流传颇广的文章,是一个美国人写的,叫《未来世界属于高感性能力族群》:“世界将属于具有高感性能力的另一族群——有创造力、有同理心、能观趋势、能为事物赋予意义的人。”毫无疑问,未来属于创造者。

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,电子商务、物流快递等新业态快速成长,众多“创客”脱颖而出,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

——3月5日,“创客”闯入李克强总理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